

夜郎之谜

王鸿儒
著



制毒施毒：巫蛊之谜
人头祭神：猎头术之谜
神秘的木像：黑巫术之谜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夜郎之谜

王鸿儒 著

夜郎之谜
著 王鸿儒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52号)

www.pwpy.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人民印刷厂承印

787×1092 1/16 印张:12 字数:300千字

2007年8月第1版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978-7-828-3373-1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夜郎之谜 / 王鸿儒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5378-2973-1

I. 夜… II. 王… III. 夜郎 — 民族历史 — 史料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19223号

夜郎之谜

王鸿儒 著

*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www.bywy.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640×960 1/16 印张: 15 字数: 200 千字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

ISBN 978-7-5378-2973-1

定价: 24.00 元

夜郎国的神秘

(代前言)

二千年前,在中国西南部的云贵高原上,有一个大夜郎国。夜郎在立国数百年后,适逢汉武帝拓边开疆,通西南夷,夜郎归汉,由此纳入中国版图。但在百余年后,由于夜郎与同为汉朝属国的漏卧、句町交战,不听中央号令,遭伐遂至国灭。夜郎从此成为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一个神秘的现象,留在了汉文献有限的记载里。它的曾经一度辉煌的历史文化,已如残砖断瓦,被高原泥土层层覆盖;夜郎成了被强势文化击碎的文明,只留得无数残片,存留在夜郎故地民间的传唱中……

于是许多年来,在夜郎故地,留存着许许多多为今人所不了解、不可思议,甚至是不可理喻的谜!比如红岩碑、竹王城、牂柯江、宝王庙等等,又比如文身、凿齿、鼻饮、猎头、产翁、黑巫术、放蛊、开红山、上刀山、过火海等等,不一而足,可谓处处是谜!

人们力图破解夜郎之谜。比如夜郎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它是由哪个民族统治的?夜郎主体民族是谁?夜郎的都邑在哪里?夜郎到底有多大?……人们都想知道。至于夜郎人的衣食住行、原始宗教信仰、习俗礼仪、歌舞艺术、商贸往来,乃至战争掠夺、亡国惨祸等,历来都以不可知的魅力吸引着无数的人们。这一切是那样虚无不实,仿佛已荒渺难稽。我们还能认识它,将夜郎人曾经有过的生活模式修复以至还原吗?

历史期待着人们去破解夜郎之谜。

夜郎之谜是否能逐一解开?应该是可能的。事实上,考古学、历史学及其民族学者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已经揭开了某些谜底。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继续做一个解谜的人。

夜郎之谜可能破解,是因为夜郎故地的出土文物,正在让沉睡着的夜郎醒来;也因为在汉文献有限的记载之外,我们还可以借助大量已经翻译过来的古彝文献解读夜郎。古夷人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的不少实录,而在夜郎各个后裔民族的神话史诗、古歌传说里,保存或折射着不少夜郎人活动的身

目 录

夜郎国的神秘(代前言)	1
-------------------	---

夜郎历史之谜

1. “夜郎最大”:疆域之谜	1
2. 牂柯国:起源之谜	4
3. 武夜郎:开国之谜	8
4. 多元共生:族属之谜	10
5. 可乐:都邑之谜	14
6. 《夜郎君法规》:治国之谜	18
7. 夜堵王还政:等级之谜	24
8. “愈打地越广”:尚武之谜	25
9. 多同:青史留名之谜	29
10. 啥弭:国灭之谜	33
11. “夜郎自大”:历史误会之谜	36
12. 盛览与尹珍:文化名人之谜	39
13. “夷经”:古彝文之谜	41
14. 毕摩:文化传人之谜	44
15. 摆古:口述传承之谜	46
16. 夷濮阻城:文化融合之谜	48
17. 夜郎王印:难以寻觅之谜	51
18. 杨家将:夜郎后裔之谜	52

宗教民俗之谜

1. 巫覡:男女巫师之谜	55
2. 祭天地:自然崇拜之谜	58
3. 立虎:图腾崇拜之谜	60
4. 竹王祭:祖先崇拜之谜	63

5. 祭典:通神驱鬼之谜	67
6. 刻木为像:黑巫术之谜	69
7. 开红山:猎头替代之谜	71
8. 鸡卜:测算吉凶之谜	74
9. 放蛊:制毒施毒之谜	76
10. 忌雷:奇特禁忌之谜	79
11. 套头葬:猎头套头之谜	81
12. 悬棺葬:濮越葬式之谜	84

神话传说之谜

1. 开辟神话:宇宙创世之谜	87
2. 洪水神话:兄妹通婚之谜	90
3. 射日神话:征服自然之谜	95
4. 以母为大:女子掌权之谜	98
5. 寻父传说:男权兴起之谜	102
6. 《安王与祖王》:君长制之谜	106
7. 竹王传说:传说源流之谜	109
8. 狩猎传说:先民谋生之谜	112
9. 造田传说:夜郎农耕之谜	116
10. 敬狗传说:稻作兴起之谜	119

文物遗存之谜

1. 竹王城:夜郎辖属之谜	122
2. 银子岩石刻:夜郎文字之谜	124
3. 向天坟:星人对应之谜	125
4. 红岩碑:天书之谜	129
5. 牂柯柱:生殖崇拜之谜	131
6. 点将台:夜郎军力之谜	136
7. 南夷道:陆上交通之谜	138
8. 乌蒙马:逐电歛云之谜	143

9. 牂柯江:水上交通之谜	145
10. 溜索桥:飞渡深堑之谜	147
11. 宝王庙:采砂之谜	149
12. 贯头衣:服饰之谜	151
13. 干栏:楼层之谜	153
14. 岩画:祭祀遗韵之谜	157
15. 铜鼓垒蹲蛙:生殖崇拜之谜	159
16. 带“  ”形符钺:濮人族徽之谜	162
17. 铜鼓:祭祀重器之谜	164
18. 葫芦笙:乐具之谜	170

奇风异俗之谜

1. 产翁	172
2. 打牙	174
3. 文身	178
4. 打牛	181
5. 咂酒	185
6. 鼻饮	188
7. 抓食	191
8. 枸酱	193
9. 酸辣	196
10. 裸身跣足	198
11. 椎髻	200
12. 酒礼歌	201
13. 抢婚	204
14. 不落夫家	206
15. 倒栽杉	208
16. 不撒纸钱	210
17. 火葬	212
18. 竹灵祭:与祖灵团聚之谜	214

19. “三月三”	216
20. 吃新节	219
21. 《撮泰吉》	221
22. 《茅古斯》	223
23. 铜鼓舞	226
24. 踩堂舞	229

后记	231
----------	-----

夜郎历史之谜

1. “夜郎最大”:疆域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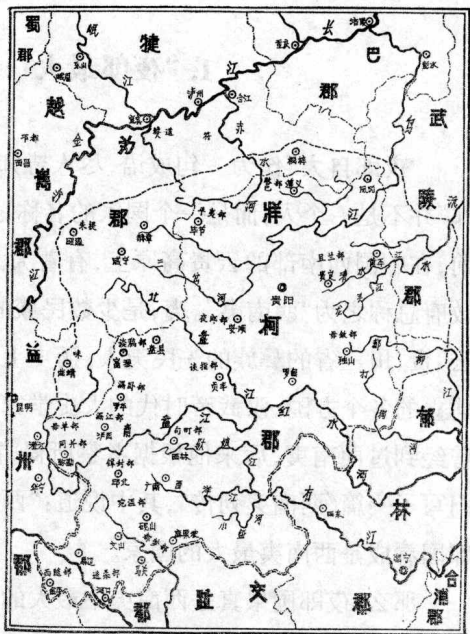
“夜郎自大”作为一句成语,尽人皆知。我们又知道,这位“自大”的“夜郎”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国家的名称,这个国家就叫“夜郎国”。二千多年前,在中国西南部的云贵高原上,有着大大小小上百个国家,被当时的汉朝政府总称之为“西南夷”。夷,是少数民族的意思;狭义地说,是指今天生活在云、贵、川三省的彝族的先民夷人。历史上的西南夷,即是由少数民族在西南建立的各个方国。汉武帝时代的大史学家司马迁青年时代去全国各地游历,曾经到过西南夷,后来他根据考察所得,在他伟大的史学著作《史记》里,专门写了一篇《西南夷列传》,其中说道:“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将夜郎国看成是西南夷最大的国家。

那么,夜郎国果真是西南夷中最大的国家吗?它到底有多大?我们知道,夜郎国早在汉朝出现之前数百年,就已经存在了。夜郎国之与汉朝发生关系,始于汉武帝刚当上皇帝不久的公元前135年。那时候在鄱阳(今江西九江)做县令的唐蒙受命出使南越(即今广东一带),在王城番禺(今广州),南越王赵陀用一种名叫“枸酱”的食品招待他。“枸酱”味道鲜美,令唐蒙赞不绝口。询问之下,南越人告诉他,这种食品来自蜀地(今四川),是商人们从蜀地贩运到夜郎国,然后通过牂柯江(今北盘江)运到番禺城下转卖给南越的。唐蒙这才知道南越的西北方向有个夜郎国,就在牂柯江边,由夜郎国顺牂柯江而下,可直达南越王城番禺。

唐蒙回到汉朝京城长安,又向蜀地来的商人们了解到牂柯江江面宽阔,可以行船通航;夜郎国有十万精兵,南越王经常给他们钱财货物,想使夜郎王臣服,但也未能达到目的。当时南越国不听中央号令,甚至造了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车驾仪仗,早有谋叛之心,因而成为汉朝的心腹之患,汉武帝极想灭掉南越。唐蒙于是向皇帝上书,提出取道夜郎国,通过水路东下番禺,进攻南越则易如反掌。

汉武帝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一心想拓边开疆。依照唐蒙的建议不仅能迅速攻下南越，还能开拓西南夷，一举两得，汉武帝于是接受了唐蒙通夜郎的方案，任命其为中郎将，出使夜郎。

唐蒙率领一千名汉朝士兵，又用一万人运送给养，翻山越岭从秦始皇时代开通的五尺道进入夜郎，受到夜郎国王多同的欢迎。多同接受了汉朝馈赠的礼品，双方会谈的结果是，多同乐意归顺汉朝，在境内设立夜郎县，并以其子为县令。如此一来，夜郎国周围的各个小方国如且兰、邛、同并、毋斂、漏卧、句町、宛温、谈指、谈稿、谭封等，也希望得到汉朝赏赐的丝绸、珠宝与铁器，纷纷仿效夜郎，愿意归顺汉朝。夜郎国及南夷诸小邦从此纳入中国版图。



夜郎分布示意图

图例 分布圈 ---- 省会 ●
古疆界 - - - - 今城址 ○
制图 申振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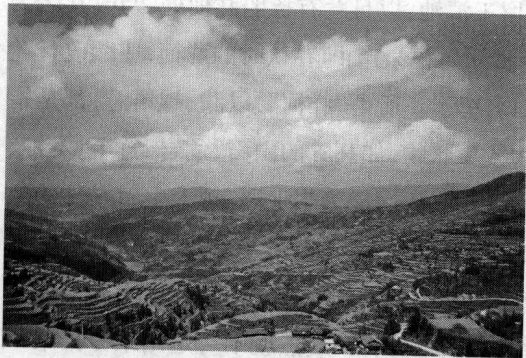
由此可见,夜郎国在南夷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实上,夜郎国在整个西南夷国家中不仅国力强盛,而且疆域广大。

关于汉朝时候夜郎国的疆域,历来各家对其具体的划界虽有不同看法,但大抵都赞同《云南通志·夜郎考》中的意见:“由是以言,则犍为(郡)之南广、汉阳、郁郅、朱提、堂琅、牂柯(郡)之牂、平夷、夜郎、谈指、同并、漏江、谈藁、毋单八县,益州(郡)之铜濛县,皆夜郎地。夜郎一国,于汉为十四县,故曰夜郎最大。”这汉时的三郡十四县至少包括了今天贵州的赫章、威宁、水城、大方、黔西、纳雍、织金、毕节、贞丰、望谟、册亨及普安等十二县,云南省的宣威、昭通、会泽、巧家、弥勒、河西、泸西、师宗、罗平、寻甸、沾益等十一县,以及四川的珙县,计二十四县,地跨三省。但据王燕玉先生考证,《云南通志》对夜郎国的西境定位准确,但因作者身在云南,对贵州及其他省区的情形未必熟悉,所以对夜郎国东、北、南境定位则较为含糊,也多有遗漏。如十四县之

外,至少还应包括宛温(今兴义)、毋敛(今独山、荔波)、夜郎(今安顺)、且兰(今福泉)等四县;而在川南一带,由于《后汉书》中有“夜郎国,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之说,邛都为今西昌,所以夜郎国在川南至少还应包括今綦江、叙永、兴文及筠连等县;而在夜郎国的南疆,则包括了广西西北部北盘江、红水河上游一带。整个夜郎国“幅员约占今贵州四分之三凡五十四县,云南三分之一凡二十一县,四川一角凡六县,缺今贵州东部二十二县,可以云南二十一县相抵,可说大夜郎国相当于今贵州全省之广。”

这个结论比较符合汉夜郎国疆域的实际。只有具备如此辽阔领土的国家,才有可能引起汉朝的重视,并且与夜郎国兵力相称。一些论者认为夜郎国有十万精兵是夸大之辞,根据是《后汉书·地理志》所述,牂柯有“户二万四千二百一十九,口十五万三千三百六十”,以为夜郎故地总人口不过十五万余人,何来精兵十万?!

其实,所谓十五万人,不过是班固撰写《汉书》时牂柯郡的户口数,并且指的是编户在册纳税的汉族移民,“毋赋税”的夜郎土著当然不在此数。何况此时距夜郎国灭已有半个世纪以上,而夜郎国灭距唐蒙通夜郎时又已过去百年,其间战争及灾荒等等引起的人口变动必定不小,仅以汉灭且兰时即



夜郎山原

“斩首数万”推之,灭夜郎时死亡的人数想必只会更多。人口比之多同时代,显然已锐减,因此夜郎有精兵十万从当时蜀地商人口中说出,未必就是“夸大”之言。

夜郎最大,我们在民间传说中也能找到这样的

踪迹。一是自称“地盘业主,古老先民”的夜郎土著民族仡佬族,在他们的《丧葬歌》里便唱道:“大田大地我们的,大山大岭我们的,东南西北我们的。大场大坝随便走,大冲大凹随便行,天宽地宽由你走,四面八方任你行。”那种领土辽阔的自豪感,虽是千载以下,仍显得虎虎有生气。而流传在毕节一带的竹王(即夜郎王)传说里,也谈到夜郎王管领的地盘越来越宽广,“骑起快马

日夜奔跑,百把天也跑不完。”这种留存在民间的古老记忆,想必不会是空穴来风,对于这个曾经在历史上存在过数百年的古国,无论在国力的强盛,领土的广大方面,都不失为一个有力的佐证。

2. 牂柯国:起源之谜

夷人创立的夜郎国在入据东濮、西濮之前,这一带曾经有一个部落联盟似的国家,国名就叫“牂柯”(zāng kē),亦即汉文献史料中曾有记载的牂柯国。当齐桓公称霸时,曾与各诸侯国在葵丘会盟,《管子·小匡》叙述当时情景,记下了桓公的话,说:“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南至吴、越、巴、牂柯、氐、不庚、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其下有注曰:“皆南夷国号。”即“牂柯”同并列的“吴、越、巴……”等一样,当时都是南方的国家。牂柯江或者由此得名,或者牂柯国因牂柯江之名而来也未可知。那么,这个“牂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从前一般的解释都认为是系船的木桩。《后汉书·西南夷传》在记述战国末年楚国大将庄蹻率二万人马西征时,曾说:“楚顷襄王时,遣将军庄豪(即庄蹻),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楸船于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兰有楸船牂柯处,乃改其名为牂柯。”其实战国时的且兰(即今贵州省福泉市)即春秋时的牂柯,庄蹻改且兰为牂柯,不过是沿用这一带的旧名罢了。所谓“牂柯”,以濮、越语意,都是指自然形成、或人工制作的柱状物或尖状物,如高耸的山石、危岩、竹竿、木桩、石柱、铜柱等等,因为类似男性生殖器,所以成为当地濮、越人生殖崇拜的象征物。甚至孤立的山峰也被当地人称作“牂柯”,如《太平御览》中所说:“牂柯者,江中山名也。”清人李调元《南粤笔记》“西江”条中也说:“牂柯,其即西江之岷山也。”既然牂柯并无专指,所谓“牂柯江”当然就不一定用来专指某一条江,“就古夜郎地区而言,凡岸边或水中有‘牂柯’崇拜物的水流,都是‘牂柯江’。”(朱俊明《夜郎史稿》)事实上,除《史记》所载“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为夜郎国所“临”的牂柯江(即今北盘江)外,如广西容县之北流河,古时亦称“牂柯江”;又郁林江“一名牂柯江”;柳江在唐代也有“牂柯江”之称,如柳宗元在柳州做官时所写的诗里,即写有“林邑山联瘴海秋,牂柯水向郡前流”等句。而在贵州六枝茅口附近,还有一个叫牂柯寨的地名。以此亦可见牂



柯国疆域之广大,后来夜郎国灭,汉朝在夜郎故地设牂柯郡,同样是沿用了古代的牂柯之名,不过是以国名作郡名而已。正因为牂柯国有牂柯——即男性生殖器的崇拜,濮、越民族的先民视之为图腾,非常神圣,绝不是什么“系船的木桩”,所以楚将庄蹻引兵溯沅水而上,进入且兰国境,“楸船牂柯”时,很不注意尊重当地民族风俗习惯,因此才会遭到且兰人激烈的反抗。这很可能就是由文化的冲突而起:原来楚人并不明白濮、越人的原始宗教信仰,误把且兰人立在江边、视之为神明崇拜的图腾物牂柯柱,当作系船的木桩了!笔者幼时常随家父至且兰江(《平越直隶州志》作“诸梁江”,实为同音异写)边钓鱼,在离福泉城东五里外的鸭草坝江岸上,曾见一石柱,上为龟头状,高五尺许,推想即为牂柯柱。福泉为古且兰国旧地,牂柯郡治,有“竹王城”遗址,留存着以“牂柯”为代表的生殖崇拜物,应当是一件并不奇怪之事。

春秋时代建立的牂柯国占据着今贵州及川南、湘西、桂北的大部地方,与滇东北的夜郎国并世而立。在夜郎国人主之前,这里主要生活着濮人同越人。濮人即今仡佬族的先民;越人则为今之布依、侗、水、壮各族先民。濮人为牂柯国的土著,在此之前早已活跃在这一地方的西南、中南的广大区域内,据《尚书》、《逸周书》记载,商、周时代,濮人就曾以丹砂向商王进贡,后来又助周武王伐纣。越人迁入牂柯地区很早,考古工作者在牂柯、夜郎故地出土过越人新石器文化的典型器物——有肩、有段石镞、石斧,即是一个证明。春秋之际,楚灭今浙江一带的越国,以及战国末期秦始皇对岭南一带开拓时,都先后有大批越人向牂柯迁徙。所以将牂柯国视为濮、越两大族系共同缔造的国家,有着相当的可能性;至少牂柯文化——即前夜郎文化——的创造离不开这两大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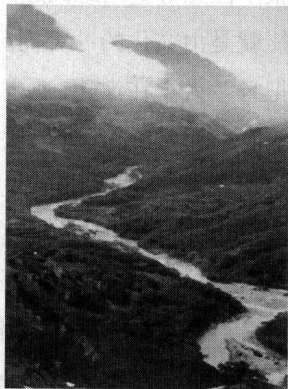
作为古濮人的后裔,仡佬族是贵州最古老的民族。仡佬族自称“地盘业主,古老前人,开荒业主,辟草先人。”仡佬族祭山神时,祭师唱的《三月三用书》里,更明确地指示了他们的先人就是“牂柯国”、“夜郎国”的创造者:“牂柯国,夜郎国,它是哪家国?哪个朝代建?建在哪一点?哪家又来征?牂柯国,夜郎国,两个同是一家国。牂柯建在春秋时,战国才建夜郎国。牂柯先建起,夜郎后建百十年。”这些古歌里,可能有后世巫师及近代仡佬族文人的加工与改制,但是即令如此,也很难否定其中所蕴藏的仡佬族人对其先祖濮人建立牂柯国、参与夜郎文化创造的回忆与肯定,很难怀疑夜郎人对他们的领土



辽阔广大的自豪感，也很难怀疑其中所表达的他们在失去故国后对家园怀想、依恋的忧伤。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仡佬人的古歌与传说里，牂柯、夜郎都是他们的先民濮人建立的国家，“两国同是一家国”，只是建立时期有先后的不同。这种认定无疑有着深厚的民间口述史传承的基础，绝不是某个文人凭空编造就能够在民间留存下来，并传之久远，显示出如此顽强的生命力。

布依族的民间传说里也有“国王”的称谓。镇宁扁担山一带的布依族每年正月辰日，或行丧葬仪式，都有一种在仪式上诵《柔番沃番钱》的习俗。“柔番沃番钱”即“赎谷魂钱魂经”的音译。原来在布依族观念中，有某种鬼魅会在暗中偷食谷魂、盗用钱魂，使主人的粮食不经吃，钱不经用，于是诵经赎谷魂与钱魂。布摩唱道：“兴是古时的国王，国王兴啊在天上。他的恩德在四面，他的恩德播四方……春天兴来主播种，秋天兴来主收获，打制木碓和石坎，也须得到兴的恩准。纳垦（地名）田坝杉木多，纳垦田坝柏木密，纳垦田坝好粮地。王有十仓杉木做，王有十仓柏木修。千个粮仓装满粮，好粮全是过节粮。王啊，你吃着收缴的租子，日日夜夜，您在天上好自由，您在云层上好自在……”



牂柯江上游

在这些经文里我们看到了国王的权威及富有，也看到了阶级的对立情绪与实质。经文中写了三位国王，兴为第一代，有为第二代，算为第三代。“有王在位十二年”；君臣议事时：“国王身在‘干栏’讲，布光（大臣）身在外面答：‘王啊，您是真心实意的吗？’”这完全是王庭君臣礼制的再现。第三代算王贪婪而荒淫：“种子交‘算’王，‘算’王妻子多，‘算’王妻成群。”这些描写都表明布依先民越人在原始社会崩溃之后君长制国家的出现。另一部摩经中的《安王与祖王》则写出了王位的长子继承制。盘果王有二子，哥哥安王之母为鱼女，弟弟祖王为继母所生。安王以长子继承王位后，继母想让其子夺取王位，以为只有杀掉安王，才能夺取权力。于是教唆祖王：“为此别人才杀哥，杀了大哥要地方！别人才杀死前王，杀了前王好掌印。你为啥不会杀哥，不杀大哥要地方？不会杀安王来掌印？”结果在打猎时，祖王依计射伤安王，安王愤而

远离家乡。此后经过多次较量、斗法,两不相让,最后祖王向安王请降认输,愿意交还权力。安王不肯答应,老鹰往返三次,最后安王提出,兄弟二人分治天上、地下,管下方的祖王要向上方交租进贡,除了“粮食”、“大马”、“白牛”、“公鸡”、“大肥猪”、“大花狗”等外,“要拿一百二十个婴儿做租,要拿一百二十个老公来抬。”这些“婴儿”与“老公”当然就是奴隶。史诗中写安王发出所谓“瘟疫疾病,大旱大涝”的诅咒,乌鸦反复告诉安王:“安王呀安王,仇是祖王造的,不要叫老百姓受难。”这些描写虽带有神话色彩,但其中带着的血腥味,更进一步证实了越人所经历过的奴隶制国家形态。

而在布依族《殡亡经》中,“奴”这个语词的大量存在,也说明了这一点,如:“超度不让成奴,祈福使之成人,让他和别人一道吃香喝辣;超度不让成奴,祈福使之成家,使他和别人一样富贵荣华。”“超度了有马骑,超度了有奴仆服侍。”“冬月是子月,雪花飞满地,雪米沙沙落,拿做租给王。”……这些“奴”与“王”的存在,无疑都是国家形态的折射与反映。虽未指明国家的名称,实际上已经暗示着牂柯、夜郎等古代国家存在的可能。

而最有说服力的是彝文献《夜郎史传》的另一个译本《益纳君长与夜郎》里,记载武益纳(即武夜郎)君长改悔后,“领着妻子和随从,周游天下,任命各地都邑封号。其中的“弭凯博乍戈”,就是彝语的“牂柯”。这个地名在占领者古文献中的保存,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牂柯国的存在。

牂柯国后来是怎样衰落的,具体原因至今尚不清楚。但其中夷人创立的夜郎国屡次向牂柯发动攻击可能是重要方面,而秦汉之际在岭南崛起的南越国对牂柯东南部领土进行蚕食也极有可能。内部分裂为东、西濮,如《夜郎史传》之记载,说不定正有《安王与祖王》所述事件的原型。这种内部的分裂必然加速牂柯国的最后崩溃。所以一些史学家认为,至战国年间,牂柯南部已为南越国占据,北部被夜郎国取代,并非无据。原来衰落后的牂柯,在武夜郎时,就已分裂为“东濮”和“西濮”,在战争中被夜郎国灭掉了。又过了许多年,夜郎国势衰微,牂柯故地群雄并起,进入西南地区的战国时代,形成了牂、且兰、句町、同并、毋敛、谈指、漏卧、谭封、谈稿等十多个小方国。秦汉年间,夜郎国进入再度强盛的多同时代,这些国家即成为夜郎国的附庸或联盟。一度显赫的牂柯国,也只残留在牂柯遗民的记忆里。唐宋以后,甚至连牂柯江名都已消失,最后只剩得一个不起眼的小寨之称了。

3. 武夜郎:开国之谜

夜郎国是由哪些民族组成的?夜郎国的统治民族是谁?曾经在许多年内,因为汉文献语焉不详,人们无法对此作出决断,因此有人说夜郎国的缔造者是濮人,有人说是谢人,或越人,还有人认为是苗族先民,以及说夜郎国是夷、濮、越共同创立的国家等等,众说纷纭,难有定论。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最先通过彝文献研究夜郎历史文化的贵州彝族学者余宏模先生,认为夜郎国的统治民族与彝族先民夷人有关。“夜郎”即彝语“以诺”的同音异译。以,即水;诺,是黑、深、大的意思。以诺的彝语解释就是“黑且深的大水”,“所谓黑水、大水、深水,都系指金沙江而言,也可以译意为‘从金沙江流域迁徙而来的’”。他经过考证指出:夷人进入贵州牂柯故地的时间,根本不是一般研究者所认为的东汉三国时代,彝族先民早在战国或秦汉之际即已进入黔西北境内。

余宏模上述观点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可是随着彝文献的不断发现与翻译出版,不同彝文典籍中大量相同或相似的记载支持了他的说法:夜郎国本是彝族先民夷人建立的国家。汉时的大夜郎国不过是古夜郎国向东向南不断扩张的结果。流传在贵州大方的彝文献《帝王世纪》中说,彝族在云南也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大约在三皇五帝时代,夷人父系始祖希慕遮的后裔便向肥沃的成都平原发展,建立了古蜀国及巴国。至希慕遮31世孙笃慕(即蜀王杜宇)时,成都平原洪水泛滥,笃慕回迁云南,娶三妻生六子,将六个儿子分封在今滇东及黔西北六个地方,遂成六部。这就是彝族历史上著名的六祖分支。六祖中长为武与乍,夜郎国即为武部族中的武燹支系所建立。《夜郎史传》就是以开国之君武夜郎为中心展开的故事。夜郎国名则经历了由水名——人名——地名——国名的演变过程。《夜郎史传》详细记述了夜郎家族的源流、创业、发展,特别是记述了夜郎开国君主武夜郎立国过程中与漏卧的战争,与同胞兄弟武堵土之间的恩恩怨怨、最后又复归于好的复杂关系;同时对夜郎谱系、迁徙、战争、城池、政治、经济、法律、风俗等等都有详细的记述,是研究夜郎历史及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重要经典。

夜郎王又称为“竹王”。《夜郎史传》中有云:“武燹(bó)夜郎根,夜郎燹子

孙,夜郎竹根本,夜郎水发祥。”这与《华阳国志·南中志》关于竹王传说的记载暗合。《夜郎史传》记竹王世系,计列了夔阿蒙、蒙阿夜、夜郎朵、郎朵乍、乍慈慈、慈阿弘、弘阿武、武阿古、古阿举、举阿哲、哲阿尼、尼阿哎、哎阿鄂、鄂鲁默、鲁默姆、姆赫德、德阿哲、哲默遮、默遮索、索武额、额哼哈、哼哈足哲、足哲多、多同弭、同弥匹、匹鄂莫、莫雅费等总计 27 代。夔阿蒙即为第一代竹王,传三世为夜郎朵,史传中说他“兴起君长制”,属于夜郎国的创立者,即开国君主武夜郎。传至竹王二十四世多同弥(即多同)时,正值西汉武帝时代,至二十七代竹王兴(即莫雅费)时国灭,不过那已是后话。

武夜郎作为夜郎国的开创者,《夜郎史传》着重写了他的武功:“武夜郎君长,比先辈威武,比先辈刚强,他经常带兵,不断地征战。一下去东征,一下去南战,全都打胜仗,屡屡建奇功。”为了强化统治,武夜郎完善了奴隶制国家的政权形式,制定并颁布了《夜郎君法规》。其中有二十三处提到“君”,八处提到“臣民”,八处提到“将帅”;而对于政权的组织,通过下面的描述也可看得明白:“条令发下后,四方的百姓,各地的臣民,彝人和濮人,或是武家人,全都要听从。”可见夜郎社会既不是仅有血缘关系的氏族组织,也不是在氏族基础上扩大的部落组织,它有濮人(可能还有越人)、夷人,以及作为统治阶层的夷人家支“武家人”,是一个在地域环境意义上的联盟,在“人”的意义上的组织形式。而作为夜郎国的统治者,“所有的山区,所有的林地,划好的良田,指定的沃土,全属武夜郎”,“凡是国中人,都得按令行”等等,都表明夜郎政权与氏族、部落以血缘为纽带的政权形式完全不同。从《西南彝志》、《益那悲歌》等彝文献看来,夜郎国当时不仅有世袭的君长制,高度集中的权力,而且结成了君、臣、师的统治集团,执掌着夜郎国的最高权力。

夜郎国还有象征王室权力的王印。据西南师范学院邓子琴先生 1979 年 4 月发表的文章《彝文“以诺”印章跋语》介绍,此夜郎王印发现地为贵州威宁:“此印系云南昭通张希鲁先生收藏,云系得于贵州威宁县境,后归西南师范学院历史陈列室,‘文化大革命’中失去,现仅存拓片。”拓片印文为彝文,曾有人译作“夜郎王印”、“夜郎境手司印”等,据任职于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彝文翻译室的彝族学者且萨乌牛考释,认为应译成“夜郎王印”为妥。

夜郎国统治者还有自己的治国方略,据《爨文丛刻》等彝文献记载,东汉时候的君长勿阿纳在与臣下议论治国之道时,就曾谈到武洛撮(即第一代蜀

